

## 微小說

## 播下一颗种子

何亚兵

读书是一个神圣的词语。在过往很长的历史里,读书与安邦定国、经世济民等联系在一起。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;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,更以高洁的风骨和承担精神赋予了读书人神圣的使命。

过去,知识传承和信息传播方式单一,拥有书本就几乎等于掌握了知识,以及由此可能取得的进身之阶,使读书人有机会一跃变成“劳心者”,在纸张生产、印刷成本居高不下的时代,读书是少数阶层才有的可能。

读书不再那么神圣,也就是近些年的事情。当书籍变得随处可见,当信息传播无所不在,读书也从某种意义上固化成一些人的一个学习阶段,或者是一种信息获取和休闲的方式。当电脑和智能手机取代纸质书本成为最快速的信息传递源,读书也成为一些人非必然的选择。人们虽然认可读书的重要性,但实际生活中往往并不将读书作为信息获取的首选,更不要说视之为一种自觉的使命。

笔者年少时,也曾有过为了借书而“越陌度阡”,也曾有过为了能按时还书而“通宵达旦”,也曾有过为了购书而“忍饥挨饿”,也曾为读到好书妙处而“拍案叫绝”……但与周围很多人一样,在新传播技术让世界各地的信息触手可及后,读书越来越少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在新媒体时代,读书与阅读的内涵,已经很难再简单等同。阅读不算少,而读书甚少,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。大量瞬时可及的信息,借助互联网媒介,占据了大部分人的阅读时间,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甚或绑架了思想,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,而最需警惕的则是“温水煮青蛙”般让人浑然不觉。

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。一者,人们在阅读信息的过程中会有所判断,未必就会读之信之;二者,这是“物竞天择”,读取接受浅表信息和阅读书籍获取深层知识本质并无不同,只能说明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发生了变化。持这种观点的人,大概属于乐天派和自由主义者。快乐的阅读是一种恰如其分的休闲,阅读本身也确实是一种个体的自由。但事有利弊,如果我们想在阅读中多一点收获,多一点深层次的思考,还是应该多读书,多读那些经过时间检验、专业有专攻的好书。毕竟人生有限,用来阅读的时间也并非无限。

好书的概念是虚泛的,但虚泛不是没有方向。事实上,择好书而读是有规律的,除了外在的出版品牌声誉外,更应从内心价值取舍出发。常读书的人都会有共同的感觉,大部分书随手一翻,读上几页就知道好与不好。尽管并不是所有好书都适合自己读或者能够顺利读下去,但是大体上,大多数读者其实是能够分辨出书之好坏的,只是未必都愿意择好书来读而已。这主要是因为阅读的兴趣和担当使然,不少人被一时的兴趣牵引,少了一点儿与好书严肃对话的自觉,进而选择了悦读,选择了轻松。

轻松阅读、快感阅读并非不可,但更需有自律的阅读,这也正是读者应保持的操守。这些年,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小书店、小书屋、小书摊越来越少,连不少原来的新华书店也在街头“下架”了,或者异化成贩卖公考书典和教辅用书的地方,而相对流行好卖的,大多是话题有热度、营销有力度的书,这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竞争选择,不如说是作为阅读者自身的放弃。读者的阅读风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出版的选题走向,甚至是作者的写作方向。应该包容那些探索性、专业性、有点儿小众的书,可以尝试着读几本不那么生动、看似有点儿难懂的书。其实,在不少人的阅读体悟中,到最后往往是读这类书印象最深、获益最多。

读书的方法和成效都体现在思考上。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交流,完全拒绝思考或轻易接受作者思想,都不是最佳的阅读行为。读者的主观应体现在继承与批判两个维度之上,既能愉悦地汲取作者贡献出的智慧和力量,也能清醒地拒绝作者有意或无意展现出的谬误和夹带的“私货”,更不能随意被所谓的深刻洞见打动,被看似容易接受的简单平易带歪,而应带着一种敢于质疑、勇于求证、善于生发的精神去读书,最终形成自己的见解和主张,不仅知其然,还知其所以然,既能“六经注我”,也能“我注六经”。

无论时代如何变,科技如何发展,读书都是一个耕耘希望却不必苛求收获的播种过程。播下一颗合适的种子,经过漫长的冬天,或许未来的某个春天就发了芽、某个夏天就结成了荫、某个秋天就结了果。读书理应如此。

## 貴客臨門

姜连龙

街角有一家羊汤馆,小店不大,十张小桌,是一家夫妻店,老板姓张,50多岁,既做厨师又兼采买,张嫂主内,集服务员和收银员于一身。夫妻俩忙忙碌碌,供儿子上大学和维持生计不成问题。

小店干净整洁,价廉物美,主营羊汤和烧卖,客人大多是附近的街坊邻居。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,羊汤馆和其他店面一样停业有两个多月,老张远在湖北上大二的儿子寒假没能回家,听说当了义工,夫妻俩很是欣慰。老张家是农村的,除了开店没有其他营生,小店俩月不开门,儿子的学费还有马上要到期的房租成了夫妻俩的一块心病。

终于等到了重新开业的这一天。

小店来了3个陌生的客人,按照规定,张嫂给他们测了体温,三人都正常。他们点了三笼烧卖、三碗羊汤和四碟小菜。等待上菜的间隙,三人和张嫂唠起了家常。

张嫂面露难色:“您就是我们的贵客,大爷。您看……房租、房租缓几天行不行?这疫情闹的,俩月没开张了,今天刚开门,还没挣到钱呢。过几天,只要有了进项,马上给您。”

王大爷爽快地乐了:“孩子,我是来消费的,不是催房租的,等你们有钱再给啊,不急。你知道吗?刚才那三位是谁?我说的贵客是指他们。”

张嫂一听,面露喜色:“大爷,您真是救星,只要营业几天,我们就缓过手了,到时,房租我给您送过去,不用您再跑一趟了。对了,刚才那三个人是干什么的?”

王大爷说:“那个戴眼镜的是我们区的区长,我以前见过,看这轻车简从的,估计是来暗访的吧。”

另一个人问:“现在还是特殊时期,咱店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保障安全啊?”

张嫂说:“有啊,来客测体温,发烧发热的不接待。平常店内加强通风,桌椅、餐具都严格消毒。我跟你说,就是没有这疫情,我们也注意着呢,所有食材都在定点商店采购,餐具都是经过消毒的,绝对让客人放心满意。”

说话间,已有客人陆续进门,老张和张嫂忙碌起来。王大爷吃完,趁老张夫妻没留意,在门口的小吧台留了个信封就走了,临走前说:“孩子,钱放吧台里了,注意收好啊!”

张嫂正给客人端羊汤上桌,应声道:“大爷慢走,谢谢了。”

自打开了这个小店,王大爷每周都会到小店来一次,喝碗羊汤,吃俩花卷,坐着聊聊天,每次张嫂都不收他钱,王大爷可不答应,每次都偷偷把钱放在吧台里了,注意收好啊!”

张嫂正给客人端羊汤上桌,应声道:“大爷慢走,谢谢了。”

自打开了这个小店,王大爷每周都会到小店来一次,喝碗羊汤,吃俩花卷,坐着聊聊天,每次张嫂都不收他钱,王大爷可不答应,每次都偷偷把钱放在吧台里了,注意收好啊!”